

蒙古族族源研究的经典之作：“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齐木德道尔吉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本文研究了亦邻真教授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亦邻真教授的这篇文章是以蒙古地区的民族历史的传承为基线展开的。因为匈奴是蒙古地区首个见于史乘的民族学共同体, 而且与蒙古族的前世—东胡民族系统具有紧密的联系。本文分三章介绍了亦邻真教授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蒙古族族源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吴团英同志在第四次中国蒙古学大会上讲到要“梳理经典意识, 创立蒙古学的经典体系”, 认为“无论我们怎样理解和认识经典, 对于一种文化或学术体系来说, 一定是它的命脉和根基, 是它的价值依据和话语源头。经典不仅在历史上形成、经受历史的检验, 而且在每一新的历史时期, 都使人们重新回到它自身, 从中发现问题, 寻求意义。因此, 经典对任何一种学术体系来说, 不是有没有、要不要的问题, 而是如何面对、如何选择、如何传承的问题。”

经典, 应该是能够代表一个学术领域中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而且是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有长久生命力的成果。这样的成果一定是学界不可不读, 而且每读必有收获的作品。在众多的蒙古史研究的成果中, 亦邻真教授的关于蒙古族族源研究的成果, 堪称学界经典。

亦邻真教授科学地研究了蒙古族族源, 他的“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一文^①, 以丰富的文献资料为依据, 通过对文献资料有关记载进行求本溯源、去伪存真的考证, 辅之以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手段, 全面、深入地探讨了蒙古族族源。文章文字优美, 表达准确, 结构严谨, 论证缜密, 百读不厌, 而且每读必能收获。

文章指出, 蒙古族起源于东胡, 东胡后裔室韦—达怛人就是原蒙古人, “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原蒙古人一室韦—达怛人。蒙古语是在室韦—达怛人的语言的基础上经过突厥化过程而形成的。就地域而言, 原蒙古人是从东胡后裔历史民族地区(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向整个蒙古高原扩散, 同突厥铁勒人和其他各民族结合, 固定在蒙古高原的。就人类学因素而言, 蒙古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各种外族人口, 其中包括一部分非蒙古人种居民。在民族文化方面, 畏吾体蒙古文成了民族文字, 产生了独特的文学和艺术。就经济生活而言, 游牧经济一直到晚近, 几乎是整个蒙古民族的主要生产专业。”他的这些见解, 得到了史学界的广泛赞同, 成为有关蒙古族族源的主流学说。与此同时, 这篇文章在理论和方法上成为研究古代民族族源的成功样板。

蒙古民族是在中国北方民族繁荣兴衰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 所以亦邻真先生指出, “蒙古族族源问题同我国北方民族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 “蒙古族继承了我国北方各民族长期的分化和融合的历史, 把各式各样的部落和居民溶成一个民族”, 进而得出“十三世纪以后, 在蒙古地区形成了具有语言、地域和文化的共同性, 以及在经济生活中有共同特点的蒙古族”的结论。

文章伊始, 亦邻真先生明确地指出, “识辨族源是带有综合性的研究工作, 除了分析研究历史文献记载之外, 还常常需要借助于语文学、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手段, 在缺少文献根据的时候,

这些手段尤其显得重要。对蒙古族族源研究来说，文献记载自然是最基本的依据，我国史籍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必须批判地对待文献记载，仔细地辩驳真伪正误，才能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语文学资料对鉴别族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特征的第一要素。研究语言资料必须有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臆断杜撰和穿凿附会只能创造失败的记录。人类学资料指示民族学共同体的自然体质特征，对鉴别族属也有很大参考价值。民族是个历史范畴，而不是种族范畴，因而人类学资料的价值是相对的，不能把它提到决定性准绳的高度。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有生動的直观性，这常常是文献资料所不能比拟的，它向我们提供风俗习惯、物质文化的图样，从而揭示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特征。当然，应用这些资料也是有条件的，不能把各族间的文化影响、各族物质文化的某些雷同点和相似处当作确定族源的主要依据。”这是他的这篇名作的方法论基础以及所应坚持的科学态度。

这篇文章是以蒙古地区的民族历史的传承为基线展开的。因为匈奴是蒙古地区首个见于史乘的民族学共同体，而且与蒙古族的前世—东胡民族系统具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在该文的第一章讨论了匈奴民族共同体的性质。他在“匈奴”一名的训释中，摈弃诸多非历史的解读，提出敦煌粟特文书信中出现“匈奴”一词的粟特文 B(X)WN 所代表的音值(khun)才是此类问题的真正进展。这与欧洲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1]接着对匈奴语言的研究情况做了分析与评论，认为匈奴人的语言更接近于突厥语族各族。同后来的蒙古人的关系可以想见为“一部分匈奴人留在蒙古高原，同化在其他的民族和部落中，这些人的后裔在十三世纪以后成了蒙古族的成员。”很显然，寓于当时的研究水平及条件，他在匈奴与蒙古的关系方面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所以他写道“从历史上的匈奴找不出同蒙古族族源有重大关连之处。与阿尔泰语系各族相比较，匈奴人更近似突厥语族各族。”随着近些年蒙古国匈奴考古的重大发现，匈奴墓葬中的骨殖所呈现的体质人类学特征及基因信息更多地属于蒙古人种，与当今的蒙古人无甚差别。^②匈奴语的研究，经过乌其拉图的努力，已经大大突破了原来仅有的 3 个词汇的水平，达到了可以定论为匈奴语更接近于蒙古语的程度。^[1]所有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必定会推进蒙古族族源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既然匈奴与蒙古无多大关连，亦邻真先生笔锋一转，简单叙述了突厥世系及其历史，说“唐代以前，大漠南北的蒙古高原大半属于突厥语世界”，室韦—达怛人约在八世纪后半进入了阴山地区；契丹贵族也向室韦—达怛地区扩张；中亚其他民族和中原汉族进入蒙古高原；羌化的吐谷浑人涌进内蒙古西部，沙陀突厥人也进入阴山南麓；黠戛斯人在公元 840 年推翻回鹘可汗，使大批回鹘人西迁甘肃和新疆地区。他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史实：黠戛斯人南下，使突厥语族各部落的分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操北部铁勒方言的人口在蒙古高原占了优势。这样为该文的下章奠定了基础。

该文的第二章是对东胡历史的梳理。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征服了东胡人，把他们划归左贤王统治。东胡，是华夏人对内蒙古东部地区族属相同或相近的各部落的总称。

他从大量的汉籍史料中归纳出东胡人所处的地域为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结论，进而定义为“从昭乌达松漠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是以东胡人和他们的后裔—鲜卑人、后来的契丹人、室韦—达怛人为主体的语言相同或相近，地域相连，风俗习惯也相似的各个部落的居住地，可以称作东胡及其后裔历史民族区。”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对这一历史民族区的各个主要的民族学共同体，应该当作一系列有历史继承关系的对象来把握。”

基于这样的考虑，他首先利用考古人类学资料，断定东胡人属于蒙古人种。接着利用文献记载中的东胡系统的语言遗留，认为东胡人的语言是古老的阿尔泰语系语言，鲜卑人和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传的遗传联系。他精辟地阐述东胡后裔语言与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之间的关系为：“东胡后裔各语言自成一个古老的语言集团，经历了已经无法确知的多次的分化、融合过程，它曾有鲜卑、拓跋、契丹、室韦等许多语言和方言，但大都绝灭了，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只是从其中一两语言、方言分支发展起来的。如果把东胡后裔诸语言比作一棵古树，那么可以说树干和好多枝梢都已枯死了，只留下个别树枝移植在新的土壤上，又长出新的树干和枝梢，形成了现代蒙古语族。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东胡后裔诸语言就是古代的蒙古语。”经过对东胡系统各民族集团的历史及语言材

料的考察，指出“鲜卑语各方言属于东胡后裔诸语言，这些语言与蒙古语有共同的族源”。

接着对契丹和室韦人进行考察，利用契丹考古资料，认为契丹人“属于道地的蒙古人种”，并引用敦煌文书卷的契丹人“其语言与吐谷浑大体相通”的记载来说明“契丹人的语言是鲜卑语的嫡裔。”延伸到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敏锐地提出“这等于研究东胡后裔语言的主要干支。”室韦人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两岸，“语言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国同”，“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他用这些《魏书》和《北史》中的经典记载肯定契丹与室韦同一族属的同时对“室韦”这一称呼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伯希和的关于鲜卑与室韦的读音是 *Serbi, *Sirbi, *Sirvi 的意见能成立，那么室韦族名写作“室韦”而不作“鲜卑”，其原因就应该是高度汉化的拓跋魏贵族不准呼伦贝尔一带原始部落与自己使用同一族名。在这一章，亦邻真先生还对传统史籍中对室韦的不同记载做了比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归纳出极其重要的观点：“有唐一代，是室韦一达怛民族学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突厥、回鹘的统治把室韦一达怛人同内蒙古西部和外蒙古高原连接了起来。突厥的覆亡，使得室韦一达怛人能向这些地区逐步推进。回鹘的西迁和契丹人的远征外蒙古高原，给室韦一达怛人提供大批涌入外蒙古高原和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机会。九世纪前后，阴山南北出现了室韦一达怛人。外蒙古高原也迁进了许多室韦一达怛部落。遍布突厥语族部落的外蒙古高原开始了蒙古化的过程。”

今天我们再度审视亦邻真教授对东胡系统各民族的考察，仍然具有巨大的启发性。该文后的三十多年间，考古资料及契丹语言文字解读成果的积累，可以为亦邻真先生的论断提供更多更有力的证据。

该文的第三章是对辽以后蒙古高原历史的考察。辽金时期蒙古诸部的兴起，唐时对“蒙兀室韦”的记载，都指正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在突厥回鹘统治时期，蒙兀室韦还住在额尔古纳河（望建河）流域。他们进入外蒙古高原，应当是 840 年回鹘汗国崩溃以后的事。接着利用《蒙古秘史》与《史集》中的记载，对“蒙古”一词的词义，蒙古部落集团的形成，蒙古氏族制度的瓦解，蒙古与突厥民族间的融合，蒙古人及其语言的突厥化，对尼鲁温蒙古、迭列列斤蒙古诸部的分析，合木黑蒙古之外的原蒙古人的归纳，对信奉景教的突厥语族贵族统治的克烈、乃蛮和汪古部的评论，对蒙古民族形成的基本成员的汇总，部落战争加速兼并，最后归结到 1206 年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建立蒙古汗国。蒙古汗国建立后，用新的千户制体系分封人口。战败的部落被瓜分到各千户，原有的部落界限进一步被打乱，由此开始了蒙古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个民族是以合木黑蒙古方言为基础的蒙古语居于民族共同语的地位。蒙古高原成为民族的共同地域。用粟特体突厥文（畏吾儿文）字母书写的畏吾儿体蒙古文成了民族文字。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之后，形成了 Mongkholzhin ulus（蒙古式人众）的民族观念。在经济生活中，他们有民族的共同点，都是 sisgei toghurkhatan ulus（住毡帐的人众）——游牧民族。此后经过战争与扩张，蒙古汗国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随之就是出征蒙古人消融于被征服的民族中，与此同时被征服的人口陆续加入蒙古民族。十四世纪元亡之后，蒙古高原复杂的民族及种族成分逐渐融化在蒙古族中，蒙古民族的最终形成便告完成。

今天，关于蒙古民族族源的研究又在兴起。蒙古国学者基本代表着匈奴即蒙古的观点，我国的学者简单地解读亦邻真教授的研究，认为蒙古来源于呼伦贝尔地区的室韦部落。从亦邻真教授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读出，蒙古族族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过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的；民族是历史的范畴，不是种族范畴；蒙古高原，是中国北方民族及蒙古族的家园。

随着我国蒙古族族源研究工程的推进，必将增加对室韦部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新近在锡林郭勒草原西南部发现的鲜卑墓葬文物，还能加强对东胡民族研究的兴趣。西拉木伦流域文明的研究，更能加深对东方这一民族形成过程的研究。蒙古国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考古，为我们全面地把握北方民族与蒙古族的发展与形成提供着新的证据。我们应当在亦邻真教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蒙古族族源的研究，将我国的蒙古史研究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

注释

①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最初于1979年8月召开的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和交流，发表于1979年9月由中国蒙古史学会编印的《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后经进一步修订，发表于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3-4期，后入选中国历史研究丛书《元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再编入《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详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Culture of Xiongnu, the first Nomadic Empire in Mongolia, by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Ulaanbaatar, Mongolia, 2011; Hunnugiin tuuh soyol, Mongol ulsiin sinjileh uhaanai Akademiin tuuhiin hureelen, Mongol ulsiin ih surguuliin tuuhiin tenhim, Ulaanbaatar, 2011 on.

参考文献

[1] 乌其拉图. 匈奴语研究 [M]. 蒙古文, 序言,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3.

The classic of Mongolian ethnic source study: China Northern Nationalities and The Mongolian Ethnic Source

Jakhadai Chimeddorji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Irenqin professor's *China Northern Nationalities and The Mongolian Ethnic Source*. Irenqin professor'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history of the Mongolia region and be opened. Because of Hun is the first Community of ethnology seen in history in Mongolian region, and with the past Mongolian nationality— Dong Hu had a closed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and introduced Irenqin professor's *China Northern Nationalities and The Mongolian Ethnic Source*, and illustrated own point of view.

Key words: *China Northern Nationalities and The Mongolian Ethnic Source*; Mongolian ethnic source

收稿日期: 2016-01-23;

作者简介: 齐木德道尔吉 (1954-), 男, 蒙古族, 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蒙古族历史研究。